

第六回 飽齋僧當堂獨桌

(闕)

那知你生平祇消做一件傷筋動骨之事，將這些好善的虛文，那敵得過行惡實際。此是人天有漏之因，雖多方奉佛，有何益處？怎奈這些執迷不悟的，貪癡到底，招得這班佛子一發軒張。要銀錢就是銀錢，要齋糧就是齋糧，要蓋造就得蓋造，要裝修就得裝修，那些法兒，生發無窮。有時生發盡了，倒反怪那數間的殿宇，如何尚未傾翻，兩旁佛像怎麼不遽跌倒，以致施捨無因，化緣無籍。此輩設心，何等險惡！

假如今貧儒家士無可控訴的，即欲向朱門乞其銖兩，即欲問慈悲望他拯濟，悉屬鬼門問卦，何曾有百求一應，反添了許多憎惡不堪。但祇是有一班人，學和尚之搖尾而不得者，皆係猥瑣下流，非吾徒也。蓋是貧非病，寧僧無憐，吾惟不食嗟來之食，雖至死而不變，斯其人為何等哉。要知作福者，未必有功；而作孽者，定然有報。朝廷立法原祇是空空的，著成一部愛書，並不曾扯人下來試試我的法看。如今的人豈不知禍，禍即在現前，偏生要鑽到這法網裏去，臨期懊悔有何及乎！這段光景就像漁翁捉魚的一般，當河中間置一蔑罾，那魚兒偏喜悠悠揚揚，游將進來，觸著機械，急要回頭，已是遲了，斷斷游不出了。可憐朝泳江湖，夕存鼎鼐，祇好供人咀嚼而已。昔有判僧尼一段公案，說得頗確，其略云：

無君無父，曰僧曰尼。薙髮作生，偏多青翠。被緇出俗，頗染脂香。掉三寸不爛之舌，平地興波；摩一對大小之頭，藏奸表裏。纔入富門，連聲菩薩；一登宦室，百口彌陀。一串念珠為活計，幾張疏簿作良田。數說輪回，報出報應，愚惑些老嫗嬌娘。更有不言隱事，啟發盡童男稚女，無非詐騙為媒。油豈燃燈為佛，竟資飽炙之羹。米將作飯為炊，兼奉育梁之豕。知妖察崇，身誇佛老之靈；詭舌鉤言，心蓄大蛇之毒。釋名而賊行，呆呆世上之懶民，朋奸而共慾，直是色中之餓鬼。誤人壞俗！彼既廢乎其倫，毀剝焚經，我當處之以法，急置重典，斷難輕赦。

話說那三茁和尚，一時恨恨不平，把王子彌搶白了這幾句，祇望他回心轉意，照舊相交，豈知竟成反目，悠然而逝。不惟悠然而逝，驟然翻轉臉來，竟到府堂上降下這一天大禍。那和尚還昏頭搭腦，困在鼓裏，且自在街坊上閑行擺踱，連自己也不曉得為著甚事，這般精神恍惚。且去簇新尋了一個淨室，搬去住了，叫做二即菴。他本好色之徒，倒取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標榜本來面目。那淨室如何幽僻：

回山曲水，
人跡稀疏，
修竹茂林，
鳥聲接續。

他也不揣自己文理不通，杜撰一對門聯貼在靜室，大大的一十八個字道：

三百六十日和而不流，一年四季中尚亦有利。

大抵和尚清閑無事，未免胡思亂想。每想到微妙去處，不覺興致勃發起來，就要無所不至的形容出來。你道他這聯對子中藏和尚兩字，一聯是好色要不洩之意；一聯是貪財要不空之意。

一日，三茁坐在菴裏，又寂地想起，說道：「我當初住在虎丘寺的時節，曾見那些遊山女客，朝夕盤桓，好像玉女臨凡，天仙下降，個個千嬌百媚，人人似玉如花，好端端我這兩隻眼珠，生刺刺常被他們勾去，但祇是望梅而已，終不能止得渴來；畫餅而已，如何可充得飢來。似我這般做和尚，何曾看了甚麼經，何曾念著甚麼佛，終日綾褲羅衫，搖進擺出，到晚來醅醕厭飲，極欲窮奢，祇有這件要緊東西，煞是可憐可恨。到那危急之處，無可奈何祇得將這幾個嘴鼻子孫湯風抵浪，也祇好先叫他們洗刷乾淨，曲躬靜待，我把平日所心慕的，不拘是男，不拘是女，觀想一人移花接木，借此作彼而已。就是東鄰西舍人家，何嘗沒有婦女，何嘗不與小僧往來，卻都是些平常粥飯。這樣的貨物，也還不知費了多少的心思，用了多少的錢鈔，挨了多少的時日，吃了多少的驚惶，纔得到手。況且那肯打和尚的婆娘，又偏有許多口色：

滿頰油光，三寸面皮三寸粉，
渾身漆黑，一分行貨一分錢。

身邊帶了一個海葫蘆，恨不得將我們做和尚的，不拘大小一齊都要收拾在內，不露一些影響纔好，那如得梁、張二公所見的倚妝、文娟、弱芳一班兒，這等俏麗！我為著他們，也不知虛空摹擬，害過了幾十場單思大病，咽過了幾鉢頭唾沫涎津，睡夢間也不知錯認過幾百遭徒子法孫，暗地裏也不知錯叫了千萬聲寶命心肝，就是醒時節也虧我挨過了幾十次的黃昏夜雨，月朗風清。真個為他死邊得活，有苦難言，幾乎閻羅老子即日具請。

近聞得他們裝嬌做勢，難以圖謀。況他們結交的，都是大模大樣，極不濟的也是在庠的相公，動輒要將和尚揮拳鑿粟，如何敢虎口撩鬚？故此忍耐到今。如今聞得他們為花案一事，焦彥貴死在察院門前，余麗卿已經逃竄別處，並無影響。打聽得那察院老爺仁慈寬宥，祇處死焦彥貴一人，餘黨盡行不問。那倚妝等情癡不斷，還在那裏思想他們。我如今心生一計，不如假造訛言，先去驚嚇倚妝的媽媽，騙他收拾些行裝，奔往別處，我便從中設起機關，任憑他諾大鯨鯢，不怕他不入我漁翁之網！

算計已定，預先空歡喜了一夜。等不到半夜，開門打戶，亂了兩個更次。祇見東方上有些白影，即忙披了架裳，戴了僧帽，竟往倚妝家裏，直抵廳堂。媽媽連忙迎接。三茁恭然合掌，輕輕的說道：「客廳人雜，不便密言，有甚麼靜僻去處，細細一談。貧僧是個出家之人，論起來不該多管閑事，唐突造府，祇因做和尚的心腸極軟，況且我們佛門中，以慈悲方便為第一功德，所以不拘形跡，造次請謁，望媽媽恕罪。」媽媽道：「老師父上剎何方？素不相識，有何見諭？乞道其詳。」三茁道：「實有所見，不是傳聞。貧僧昨日有一薄事，打從察院門前經過。正值察院老爺昇堂理事，好不威勢。兩街總甲巡風，柵外不許閑人行走。貧僧到了那裏，無可奈何，祇得閃進一家施主門內，祇見聲聲揚揚說道：『大老爺目今為余秀才謀反，昨日打死了焦彥貴，今期會同各衙門官商議，要拿花案有名的男女人犯，要按法處死，貧僧彼時聽見，祇好念得一聲阿彌陀佛，這個如何使得。心裏想道：人命關天，如何輕視？』」

處死？那時欲得探聽花名，誰敢傳出一些消息。少頃，祇見有一個公差，手裏捻著一張硃票，從院裏走將出來，唧唧噥噥一路唸道：『仰該地方官，速拿花案女犯倚妝等一十七名，解院正法，毋違。』貧僧那時耳朵裏，偶然聽得他念這幾句，吃了一驚。媽媽，你道貧僧為何吃這一驚，祇因倚妝這個名字，曾在耳根頭聽得甚熟，覺得有些關礙，貧僧一時再想不起。自聽見之後，直想到今朝，方纔有些影響。貧僧記得，倚妝與余麗卿相公相知，余麗卿當日又與貧僧是忘年之交。但不知這倚妝與媽媽是何等樣稱呼？」媽媽道：「就是不才的小女。」三茁說道：「原來就是令愛。如今事勢急如星火，老親娘還該放出主意，預先躲避，省得臨期致有失誤。古人說得好：『晴乾不肯定，直待雨淋頭。』事到其間，那時遲了。此係貧衲一片熱腸，特來告稟，就此告別。」媽媽聽了，慌做一團，再三留坐，還要問他一個明白。三茁假意，祇是要定不肯坐下，望外去了。

媽媽即時喚出倚妝，一頭拭著眼淚，一頭埋怨說道：「你這大膽婆娘幹得好風流事！如今身命難保，不指望靠著你賺些銀子回來，巴個快活日子，到要我老人家吃驚吃嚇。未知究竟如何？」倚妝道：「為甚原故，且說一個明白。」媽媽就把和尚的話，一五一十從頭到尾說了一遍，即要商議逃躲，暫避風波。倚妝道：「不可輕信著他。我也曾識得這和尚，不是好人。當初在虎丘寺裏，我同姐妹們玩耍時，被這和尚跟來跟去，百千做作，逗留我們。今日，莫不是他乘此機關，希圖奸騙，也不可。媽媽若要搬移，還須叫個的當之人，到院前打探，有了的實，那時移也未遲。況且一個三院拿人，畢竟要經由地方官，輯獲中解，且等解到方纔盡法。如何這般迅速，就是要置我們於死地？如何先寫說『解院處死』，沿路讀與人聽？也不似三院行事，密不通風的格式。萬一墮落奸謀，窮途遇害，那時懊悔也是遲了。」

你道倚妝為何不肯輕易搬去？祇因他意中還一心祇想著麗卿，萬一移遠了這個所在，麗卿一時尋找不著，如何是好。故此要媽媽打聽得一個明白，直到沒奈何田地，逃避未遲。那媽媽聽了倚妝這話，把頭亂點說道：「說得是，說得是！」就叫一個小使跟了，回到院前仔細打聽。原來和尚所言，毫沒一些蹤影。已知賊禿設弄機謀，心懷叵測。

卻說三茁見過媽媽，一路思量，走到菴裏，歡天喜地，朝天大笑說道：「這一番纔是第一出奇計。還要想許多奇計出來，方可賽過陳平。」自言自語了半晌，猛然跳起來道：「妙哉！妙哉！畢竟要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。祇等媽媽搬移，依法制度。」跑到佛前，深深的稽首道：「祇求我佛護持，諸天著力。」

不想過了幾日，竟不見響動，好等著不耐煩，祇得又來探信，請問媽媽消息，更比前番捏出些兇狠話頭，激動媽媽。那媽媽已曾先與倚妝算計停當，騙那三茁進內去坐。及至坐了，擺出無數酒肴，稱觴致謝。媽媽開口道：「不是師父一段美情，我們也不知這般利害，祇是一霎時就要搬動，也難尋得安穩去處，況且囊中羞澀，如何輕易行得？」一面將些言語挑動和尚，一面著人就到院前抄了安民的榜文，私下放在身邊，做一個把柄，就中還有許多妙用。和尚聽見媽媽說話，句句的打人心窩，暗道：問我去處窩凹的所在，憑我指引；說到囊中，不過做些錢鈔，可以任我發揮。連忙答應道：「媽媽不須愁慮，當日孔夫子曾有言，君子周急不總富，見人患難而不救者，其人必不仁。貧僧有一俗親，現住杭州西湖十八澗，屠沽為業，地方幽僻，居址清閑。媽媽何不暫避他家？設使搬運無資，這個不難，即刻即奉白金百兩，贈作窮途之費。若使貧僧吝此些須，日後倘與余相公相見，有何面目？請問平日要結交朋友何用？況且貧僧最恨的是個錦上添花。」三茁口裏不曾說完，祇見門外一個人，輕輕的咳嗽了一聲，與媽媽打個照會。

媽媽開出門來見了，連忙假哭，轉身對三茁道：「適纔又有人來說，察院老爺已行文書到府拿人，張掛大告示，不分首從，依律處死！不知此信果是真否？今日料已搬移不及，須得挨到明早就好了。滿望老師父大發慈悲，慨然周濟，定當啣結。還要相懇同老身，到院前探聽消息。老身係是女流，又不識字，又無熟識，開口告人，甚是苦惱。」三茁道：「這事想是的確，不消再探得了。」媽媽道：「總是今夜裏收拾，明日五更起身，這半日是空的，走一道也好。」可笑這三茁和尚祇道媽媽一片真情，連自家也忘記前邊是火圍說謊，即便立起身來，叫媽媽同行。媽媽又喚了一個小使，身邊帶了抄的告示。三人徑投察院來。

正值察院坐在堂上，媽媽假裝怕懼，探聽覘視的模樣，猛地裏一把揪住三茁，盡著死力拖他到柵門左側，高聲大喊。你說察院門前人山人海，豈沒個人解交？見是婆子扭著和尚，必有非常冤屈之事，所以人反拔刀相助。驚得那和尚屁滾尿流，竟不知甚麼頭由？媽媽這般光景叫做：

心關機械天難問，

連落風波夢亦驚。

那和尚虛心病發，陡見這般勢頭，如何不怕。死命千求萬告，掙脫要走。卻被媽媽緊緊扭住胸襟，死不放鬆，叫道：「淫僧指官局騙，望大老爺青天正法。」察院老爺雖是堂高路遠，卻如空谷傳聲。聽得叫喊聲音，即時叫那巡捕官：「外邊甚麼人大膽？」祇見幾個牢子手趕將出來，把婦人、和尚一齊鎖將進去。

察院老爺問道：「那婦人叫甚麼名字，有何冤枉？扭住這和尚，敢來本院叫喊！」媽媽道：「大老爺聽稟。」稟道：「具稟，老婦馬氏，生女倚妝，幼親文墨，偶遇狂生余夢白，偽扮花案，冒犯爺臺。思蒙寬釋，明示安民。突出淫僧三茁，不守清規，素謀奸騙，指稱爺臺硃票，擒拿花案人犯致死根由，前來通報。誘氏母女，即時避居，彼族希圖，設網打撈。切思神明公斷，止將首犯典刑。覆載之恩，有如天地。大膽奸僧，敢行誣騙，若不予鳴，民等必遭陷阱。情極喊叫，冒犯青天，伏乞依律誅奸，恩同再造。上稟。」察院老爺聽了，大怒道：「何物奸僧，肆行無忌，指官嚇騙，王法難容。你如今在本院跟前，還有何辯說嗎？」三茁祇是叩頭流血，哀求速死而已。

正要施行拷打，不意恰好府裏將王子彌中解到院。公差投遞申文：除未獲和尚一名，照提在案，一面添著捕緝，帶了子彌一齊跪在丹墀，伺候發落。那裏得知，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。子彌跪在堂下，一眼看著堂上。祇見在上頭拷打的，就是三茁。子彌喊叫上前，從頭到尾，一一稟明。察院老爺不覺大笑，說道：「作孽投網，撲火自焚。如此淫僧，罪不容死。」一發把這孽童一並開除。可見，凡人不要奸險過火。你看，王子彌不過因受那幾句狼籍，就要去害那三茁，三茁不過一時間妄想，就要去騙那倚妝。總是一般樣的狠毒心腸，那知道究竟害了自己，自己吃騙而已。可見天道昭彰，報應都在現世。

我看如今世上的人，大凡設心，總沒有一個不是子彌小官，總沒有一個不是三茁和尚。看到此處，各人也要稍稍省些兒纔好。古人說過的：「如此如此還如此，點點滴滴不差移。」察院老爺即將子彌、三茁二人叫取大樣毛板，各打五十。子彌原是一個嬌嬌怯怯的少年，如何熬得起這個板子，他的性命也不到打完，先歸烏有。獨有那打不殺的和尚，打到二十五雙了，還是好端端的。察院老爺又叫取院前檯枷，枷號一月。喊屈婦人，逐出免供。你說可憐不可憐：

一個白雲雲的東西，亂敲青竹；一個圓光光的物件，高托方盆。到此莫提身後事，幾時還作出國夫。倚妝一月不發時，「怕

不圓成正果，正是：

佛經果不謬，

自作還自受。

和尚與小官，

一旦同休咎。

好一個花枝小官，忽自投黃堂法網；好一個伶俐和尚，倒落在老婦套中。子彌告人而被擒，太守認真到底。三茁被告而不到，老媽作法迷僧。浪打東西，萍蹤忽合，杖下蔽辜，板上結果。都是無端作合，煙云繚繞。看將起來，這些未發覺的和尚與那正得時的小官，俱要各各驚戒，切不可再。三茁終歸拙，子彌由自迷，祇是那焦彥貴雖經正法，還有不服輸的妻子母夜叉，業債未完，魔頭未斷，料他是不安祥的種子，必有甚麼計較出來。看官們吃杯苦茗，待不佞為他饒舌。

[返回 >> 女開科傳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